蛾術編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集六

李陵答蘇武書

李陵答蘇武書載入文選蘇子瞻以爲齊梁閒人所僞託人皆稱子瞻有識劉知幾云此書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假也則此論不始于子瞻矣但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已用少卿搥心之語則似非僞作鶴壽案劉子元史通云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蘇東

坡荅劉沔書云詞句儇淺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浦二田史通通釋云決陵此書爲假作具眼在坡老之前又言海虞王侍御峻爲予言子瞻疑此書出齊梁人手恐亦強坐江文通上建平王書已用少卿擬心之語豈以時流語作典故哉當是漢季晉初人擬爲之今案先生此條全錄二田說

文中子推奉曹植

王通作文中子欲擬論語推奉曹植以當泰伯文王之讓國抑思泰伯之至德以不從翦商之志文王之至德以其能服事殷也植雖未奪嫡覬其求自試表直欲以滅蜀自效俘馘諸葛武侯然則植亦漢賊耳通之說陋矣哉袁熙之妻甄氏丕旣奪之而植爲作感甄賦此其無行又何足道鶴壽案從來無恥小人未有如王通者先生胡爲而道之哉

三易三多

沈休文爲文有三易易識字易見事易讀誦見顏氏家訓歐陽永叔爲文有三多看多作多商量多見後山詩話

詩筆

陸游老學菴筆記南朝詞人謂文爲筆引沈約傳庾肩吾傳任昉傳杜牧之詩予曩著語與之暗合惟遺老杜寄賈至嚴武詩一條若梁書劉潛傳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高逸顧歡傳北史蕭圓肅傳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劉禹錫中山外集祭刑部韓侍郎文趙璘因話錄共

七條陸皆遺漏未舉

文選體

文選補遺四十卷元陳仁子撰仁子字同俌茶陵人盧陵趙文儀可序稱同俌少閱文選卽恨其紕繆以爲存封禪書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劇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存魏公九錫文何如存蕃固諸賢論列出師表不當刪去後表九歌不當止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當止存涉江漢詔令載武帝不載高文史論贊取班范不取司馬遷淵明詩家冠冕十不存一二此種的是宋元人識論中有一段道理但所謂後出師表者乃宋元人爲之

題目據亮本傳但有一表後表乃在裴松之注松之云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然則昭明不收固當抑其所取之未合則不但如同脩所云而已如任彥升宣德皇后令殷仲文自解表繁休伯與魏文帝牋阮嗣宗為鄭沖勸晉王牋阮元瑜為曹公作與孫權書此等文似皆可以不存而蕭氏俱收入文選陸機陸雲吳之世臣不宜仕晉潘岳品尤卑世稱潘江陸海然二子但有麗詞苦無風骨而文選取之亦頗多蓋彼所謂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者原但論其文詞之美而不論其事亦不論其人也文選之體固如此 鶴壽案唐孟利貞有續文選十一卷卜長福有續文選二

十卷卜隱之有擬文選三十卷其體例當仿昭明太子同但取其文不問其人也宋末陳仁子本講學家故以眞德秀文章正宗之法評論文選則封禪書劇秦美新等篇在所必刪矣至後出師表題目雖由後人文章固出孔明所宜亟錄也

文章變例

獨孤及至之毗陵集有正議大夫右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李公墓志銘至之作志尚書右丞長樂賈至幼鄰作銘蘇許公瓌墓碑盧藏用作序張說作銘華嶽廟述聖頌達奚珣作序呂向作頌皆一文而兩人共爲之葉適水心集陳同甫王道甫墓志銘兩人共一銘眞希元跋永嘉葉公著作正字二劉公志銘二劉亦同一銘者

此文章之變例王止仲所未及舉也

墓志書曾祖

墓志例書人先世自曾祖以下昌黎作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志及其遠祖以其人其事足書也

外王父

英華卷第八百二十六李晛稱昌黎文公外王父又曰外祖鶴壽寀邯鄲淳作曹娥碑蔡邕題其後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楊修曰外孫女子古有外孫之稱則亦早有外祖之稱矣

誤文不繫職司

李義山韓碑詩云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

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爲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于職司及淮西平時段文昌方爲翰林學士立碑譔文是其職業舊唐書云裴度奏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百官志云行軍司馬掌弼戎政居則習蒐狩有役則申戰守之法器械糧糒軍籍賜予皆專焉則知譔文非其職也後因人訴碑詞不實詔磨去命文昌重譔勒石義山不欲顯黜文昌故以其語託之昌黎之口鶴壽案舊唐書段文昌傳文昌字墨卿西河人元和十一年充翰林學士韓愈傳元和十二年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爲行軍司馬淮蔡平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度事其時文昌官翰林學士則撰碑固其職司也時先入蔡

州論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命文昌重撰文勒石廣川書跋云碑言夜半破蔡取元濟以獻豈嘗泯沒愬功愈以度決勝廟算請身任之帝黜群議決用不疑所取遠矣

曾鞏與弟布不同居

弟鳴韶云王臨川文集內有一篇與友人辨曾子固在京師與其弟分宅而居未嘗同處或疑其疏薄骨肉臨川因論子固別有意子固弟布陰邪反覆在姦臣傳就此文觀之則知布不能累子固子案子固有四弟不同居者不知何人攷宋史曾鞏傳曾布傳竝無兄弟不同道話頭安石之言要不足信布乃安石死黨耳鶴壽案臨川集答段縫書鞏在京師避兄而舍竝非與其弟分宅而居也南豐類稾亾兄墓誌銘云君諱曄字叔茂蓋即其人

鶴溪既誤避兄為避弟又屬之弟布先生遂從而筆之于書失孜之甚

婺學

金華正學編楊州趙鶴輯呂祖謙何基王伯金履祥許謙五先生集中有關理學者五先生皆婺產也查編修慎行詩二百餘年婺學建文以後失傳

元黃溍之文

元之為詩歌文章者惟虞集楊載范梈揭傒斯黃溍柳貫六人稱詩則虞楊范揭故汲古閣刻有元四家詩而虞集謂楊如百戰健兒范如唐臨晉帖揭如美女簪花集自許漢老吏此為詩言之也若文則元史溍傳云柳

貢與溍及臨川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爲儒林四傑其他皆不得與焉乃蘇天爵元文類刻于順帝元統二年時黃溍年五十八歲蓋位未顯名亦未爲甚重故蘇氏因以略之溍以延祐二年登進士第困于州縣者二十餘年元文類成之時溍蓋初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天爵之入仕雖稍在後而其入翰林則在泰定元年反出溍之前甚久故文類于溍僅一見其名蓋于各家爲最少也其後溍卒于至正十七年年八十一黃柳與宋濂王褘同鄉里而宋王皆出黃柳之門故黃柳之名成于宋王之口但溍傳中謂溍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

之于至精此二言者古今何人足當之而遂欲以奉滑乎非必汙私宋王學識本淺所見不過如此鶴壽崇黃滑字晉卿義烏人居官風烈其文詞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不得以元文類僅一見其名而少之先生說集一種說詩者尚有五卷說文者止有五頁則太從略矣古今文字何可勝數無論周秦漢興以來賈長沙通左氏春秋董寬夫以公羊顯匡稚圭傳齊詩劉子政明魯詩穀梁故其文皆爾雅深醇動中經法而司馬子長爲史家弁冕繼之者有班孟堅崔亭伯蔡伯喈而下體漸卑靡遂爲六季萌芽然在東京王仲任之論衡王節信之潛夫論仲公理之昌言皆以詮叙物情箴砭當世號爲三賢范蔚宗傳之于前韓昌黎贊之于後若荀仲豫之申鑒桓君山之新論徐偉長之中論乃瑕瑜不相掩矣當塗代興三曹競響而陳思王爲最輔以王仲宣劉公幹之徒斐然著作典午繼之而潘則安仁正叔二陸則士衡士龍三張則孟陽景陽季陽並籍甚一時摯仲治文章流別當必有備論之者元嘉而降迄于義安謝康樂謝元暉顏延年任彥昇以及北有溫子昇邢子才南有庾子山徐

考穆成稱作者李延壽南北史載入文苑傳者無慮數十家而范彥龍沈休文諸人又各有專傳今其文見于文選文苑英華西晉東晉文苑及諸史中劉彥和文心雕龍所述未足以盡之特其競巧爭奇大都寫風雲之狀吟月露之形而無關于經術論者所以前推詩騷孔明二表後推王逸少陶靖節兩人也李唐之初尚沿江左餘習綿章繪句則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爲之伯開元時稍厭雕琢而歸渾雅則燕國公張說許國公蘇頲擅其宗然其習未盡除也即柳冕李翰獨孤及梁肅輩自居作手而其文究不遠古貞元元和間英才輩出韓退之率先倡之明道味道聖涯約六經之旨以成文柳子厚皇甫持正李習之張文昌諸人翕然和從猶汗流走偃焉他若富嘉謨之文固蜚聲李嶠之臺閣名體元次山中興之筆陸宣公奏議之章以至元微之白樂天常衮李德裕權德輿之制冊孫樵杜牧劉蛻劉禹錫之私箸非不孤標獨出自名一家然比昌黎之閫中肆外因文見道瞠乎其後矣宋大華曉首推楊大年而納袚見識穆伯長柳仲塗實始爲古文尹師魯蘇子美繼之皆闢歐陽之先永叔更以碩德鴻才鼓行士林變軋茁之習復清渾之風五代史可以追班馬內制集可以

希謨誥于時雄健若蘇明允醇雅若曾子固峻潔若王介甫宏肆紆徐若蘇子瞻子由結體各殊亦皆原本經籍又況周張二程以道爲文劉子澄嘗歎濂溪太極橫渠西銘伊川易傳春秋傳兩序曰此有宋以來四大文字朱子本孔孟之學發心得之言散體駢體無一不善周益公平園集具有法度尤楊范陸蕭雖以詩名然尤延之遂初小稾內外制實多見道之言楊廷秀不肯爲韓侂胄作記人品尤高蕭惟斗勤齋文集庾均所稱宋有天下百餘年唯蕭惟斗爲識字人范石湖陸劍南亦各有集他如陳止齋陳同父眞西山魏鶴山葉石林之文不皆深于經術者或元自至大以還虞伯生吳幼淸皆工于文者揭奚碩藝嚴博贍凡朝廷大典冊及元勳賁成旣道碑銘必出于其手不獨黃晉卿之日損齋稾稱爲澄淵不波一碧萬頃也柳道傳受性理之學于蘭谿其文沈鬱春容宏肆演迤而元復初歐陽原功吳淵額楊仲宏范德機畢成爭能競爽質有其文若論言能載道則有許衡吳徵全履祥許謙諸人之作存焉明初揚康夫以文豪東南而王彝斥爲文妖蓋僞體也若劉伯溫以學術侍帷幄宋景濂以宏遠代絲綸方希直以忠烈著次章貴爲開國元音繼則揭東里李西涯皆從

容大雅擅聲華闡而解大紳程克勤邵仲濟吳原博王濟之亦其亞也迨李崆峒振起北地倡言復古何仲默徐昌穀羽翼之學者翕然相從然茅鹿門謂獻吉華無剽竊若王文成論學及學記諸文雖程朱不能爲江西辭對及撫田州等疏雖陸宣公李忠定不能及嘉靖中王元美李于鱗復祖述李何先後揚鑣然以摭埰爲富以欹側爲古故歸熙甫力排之所謂一二庸妄人爲之巨子者也時又有王遵巖唐荆川黃勉之陳約之均稱作者而王唐尤得力歐曾無愧正宗故有晉江毗陵之目至于醞釀深醇言皆合道必推震川千載有公繼韓歐陽蓋弇州亦爲心折云隆萬以後則湯若士鍾伯敬徐文長袁伯修兄弟非無著述然不失之儇巧即失之枯澁非復行文正軌及其季而艾千之準北宋之渠蕿陳臥子擬東漢之背華抑亦可稱文學之選矣

蛾術編卷八十終

蛾術編卷八十一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吴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挍刊

說通一

三十而立

漢藝文志依劉歆首敘六藝卽六經末總論則變稱五經幷樂入禮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論語夫子自述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何晏于此節不載漢注自爲解云有所成立也晏專尚元

言此解自必不以立為五經立然皇侃疏仍云三十而立者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又十五年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侃不言據漢注其實與班志合必漢注也禮記經解篇夫子歷舉經以立教則夫子之習何疑或疑春秋夫子自作何得自習不知襄二年晉使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夫子襄二十一年生宣子所見魯春秋即夫子所長而習者且弱冠與南宮敬叔一車兩馬適周觀柱下史又嘗求得百二十國寶書則周魯及各國

史記夫子皆蒐羅與易書詩禮合爲五自十五以前所講皆小學文字十六以後則習五經三十經立矣一生所欲用世傳教者胥是物也朱子云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所立何事所守何物鶴壽案古者教人之法只用四經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術道路也言詩書禮樂四者之教乃入德之路也四經之名見于管子管子曰內不考孝弟外不正忠信澤其四經而誦學者是亡其身者也秦燔詩書易以筮卜獨存蓋當時掌于太卜未必人人讀之春秋爲魯之國史則又藏于太史故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他如孟子所云晉之乘楚之檮杌墨子所云百國春秋杜伯執朱弓于圃田著在周之春秋莊子儀荷朱杖于祖塗著在燕之春秋厲株子之揖祏觀辜著在宋之春秋王里國之訟中里徼著在齊之春秋此皆列國之春秋在其本國或見之他國幷未必知之然則古者教人只用四經明矣班固曰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蓋易雖

為筮卜之書而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固聖人之經也春秋雖為魯國之史左傳于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于十一年不告例云不書于策明書于策必有常禮未修之前舊有此法故杜預謂周之舊典禮經也以教人而言則曰四經以載籍而言則曰六經班固又曰至秦燔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為五經蓋古人春誦夏絃彈琴詠風未有不習于樂者漢初樂亡而筮卜之易未亡春秋說經孔子所修又為全經于是書詩禮之外兼習易春秋而稱五經藝文志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此指漢初言之也其謂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此指漢末言之也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蓋本于揚子法言唯其就漢代言之故八歲入小學習六書十五入大學習易書詩禮春秋至三十而五經備矣若在三代則書詩禮之外尚有樂在故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詩與樂十五以前已習之矣且詩書禮樂隨四時而教之故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

書亦非三年之內專習一經也皇侃據漢志以疏論語則可若謂春秋之時教人之法一定如此恐未必然先生又舉禮記經解以爲夫子樂經立教實在如此不知此係後人僞託並非夫子之辭而且六經全備三年而通一經則十五至三十國尚不得立況經解明言入其國數可知則是五論各教人之法所尚不同並非謂一人之身六經皆備也先生又謂夫子弱冠與南宮敬叔適周觀柱下史又嘗求得百二十國寶書與易書詩禮合爲五十五以前講小學十六以後習五經此論尤謬據公穀二傳夫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一年而適周在魯昭公二十四年是年五月乙未朔日食故曾子問有吾從老聃助葬遇日食之事則夫子之年已三十有五非弱冠矣當是時南宮敬叔有父喪亦不得同往家語非是至聞因公羊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此蓋本春秋緯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之文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此則更在後來夫子年已七十有二然則謂周魯及名國之史記與易書詩禮合爲五而夫子學之必不然矣

吴志宗室孫皎傳權以書讓皎曰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權之意以皎年已三十欲委以大任故言非但謂五經立然就其言繹之則知漢人注論語以立爲五經立權之言與藝文志合也觀呂蒙傳注及孫登傳權亦讀書故能知論語說

學記注云離經斷句絶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趨鄉也知類知事義之比也强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疏曰視離經辨志者謂學者初入學一年鄉遂大夫于年終之時考視其業離經謂離析經理使章句斷絶也辨志謂辨其志意趨鄉習學何經矣强立而不反者

謂不違失師教之道然則古者舍五經之外無所謂學不違失師道謂家法也

必也正名

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何晏集解采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皇侃疏引韓詩外傳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夫子言當云取不當言假疏末卻引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以上則書之于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鄭引禮記係聘禮記文彼下云不及百名書于方彼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

也方板也疏云鄭注論語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春官外史鄭注亦云古曰名今曰字許氏說文亦然言此者欲見經云名即今之文字也云策簡方板也者皆據一片而言策是編連之稱左傳云南史執簡以往是簡者未編之稱此經云百名以上書之于策是衆簡相連之名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四今本刻作八以意改寸策者三分居二今本刻作一以意改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尚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少云方板者以百名以下書于方若今之祝板不假連編之策一板書盡故言方

板也北魏術藝江式傳延昌三年式上表論字學曰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眞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觀神虫爲蠶皆不合孔氏古文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文字者六藝之宗五教之始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北齊儒林李鉉傳鉉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謬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乃刪正六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辨隋儒林劉炫傳云炫著五經正名十二卷文中子中說阮逸注劉炫著五經正名十二卷陸德明經典釋文自序云筌蹄所寄唯在文言差若毫釐謬便千里夫子有言必也正名乎合而觀之何晏集解雖

行之已久而鄭注論語唐初歸然尚存江式魏收皇侃
李鉉劉鉉李百藥魏徵陸德明賈公彥皆知尊信鄭注
正名之義精妙絕倫馬融注稍寬泛然尚不甚相遠朱
子云衛君輒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
正名爲先徧攷左傳史記衛世家輒無不父其父而禰
其祖實事可憑白腹誤造乎古無禰字不必論若輒之
立而告廟必自稱嗣孫決不自謂靈公之子若云據國
拒父卽不父其父則夫子之正名直欲使輒迎父歸國
爲君已則退爲世子乎此事之必不能行者則夫子亦
必不肯爲此言且果如此子路雖野其敢衝口而出遽

云有是哉子之迂乎故知鄭注正名欲正其文字精確之甚宋儒固不見鄭注若見之必大駭笑以爲何至迂若此所見與子路同鶴壽案鄭以正名爲正其文字江式李銓等用之今案名字有數義

釋名云名明也明實事使分明也說文云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也春秋說題辭云名大也禮稱名山大澤是也此皆就字義言之若其用則有數端春秋傳云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此以號言也士昏禮云請問名此以姓言也乾文言云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此以名爲譽也周語云勤百姓以爲己名此以名爲功也至于正名之名乃是名教之名名教者三綱六紀是也白虎通云三綱者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綱者張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紀者理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族人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相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同志爲己助也夫子于名教攸關之地皆直言不諱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齊景公問

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陳成子弑簡公則請討之
于衛出公亦然所謂正名者蓋將正其為子之名也蒯
聵得罪而奔晉靈公既沒輒何得自立夫子直欲使輒
迎父為君退居世子而後父子之名始正然則子路以
為迂豈其黨于輒乎曰非也靈公于魯哀公四年夏四
月内子卒正名之說即在是時輒新立欲待子為政子
路哉于孫可繼祖之說故以為必易其君其事太迂若
使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蒯聵而輒不受子路決不以
為然蓋是時子路猶未為孔氏宰則亦未必助輒也乃
先生謂使輒迎父歸國已則退為太子此事之必不可
行者夫子亦必不肯為此言是以大夫子為唯唯諾諾
之人而子路為渝渝訑訑之輩矣天下古今亦安得有
聖賢哉先生又謂偏考左傳史記衛世家輒無不父其
父而稱其祖實事今案左氏傳云哀公二年夏衛靈公
辛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對曰亡人之子輒在乃立
輒輒于北時鉣無一言退讓豈非稱其祖之實事乎晉
納衛世子于戚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非
唯不迎而又閒之豈非不父其父之實事乎史記孔子
世家云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
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云云此即朱

注所未及先生所以信正其文字者徒以鄭注故耳然鄭注夫子為衛君章云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納蒯聵于戚石曼姑圍之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也鄭氏此注亦與朱子正名章注相同況子思曰今天下書同文其時未必果有別風淮雨之訛卽使有之當亦如刪詩書定禮樂逐時為之豈必誅諸衛之新君乎

疾沒世而名不稱何晏盡去漢注皇侃遂空空敷衍其實名旣訓字則名不稱謂無正名之書傳于後

鶴壽案令名德之與也故可以達于天下傳于後世若以為文字則周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後漢許慎作說文解字十五卷尚若子矣他如秦李斯作倉頡七章趙高作爰歷六章胡母敬作博學七章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長作元尚篇揚雄作訓纂篇李斯趙高等亦得為君子邪

為學病在好博

爲學之病惟在好博博而寡要弊乃叢生春秋繁露重政篇云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所說也聖人所說在說仁義而理之科分條別明其所審勿使嫌疑是聖人之所貴而已矣不然傳于衆辭觀于衆物說不急之言而以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奚以爲哉聖人思慮不厭日繼以夜所察者仁義於予爲人師者可無愼邪經傳大本也棄營勞心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隋李諤論文體書云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魏之三祖更尚文詞下之從上有同影響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惟務吟詠遂

違理好異尋虛逐微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祿利之路旣開愛尙之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勳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大隋受命聖道聿興開皇四年詔天下公私文翰竝宜實錄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金杜仁傑遺山文集序云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人耳六經諸子在所勿論姑以兩漢而下至六朝及隋唐前宋諸人論之上下數千載閒何物不品題過何事不論量了大都幾許不重複字凡經幾手左撏右撦

横安竪置搓揉亦熟爛盡矣噫後之秉筆者亦訒乎其言哉元吳海請禁雜書議云道之不明學害之也學之不純書害之也今天下之書已多矣然詩書易禮樂春秋孝經論語大學中庸聖賢之書未嘗多也紀傳表志編年記事之不可無者未嘗多也所以然者皆諸子百氏外家雜言異端邪說數之不可計其名讀之不能盡其卷無益于身心不資于國家徒爲多矣況其偏蔽邪曲足以湮正經炫燿反覆足以蠱人心皆書之罪也其或幽昧難窮隱謬神怪誕妄不足信者俗儒賤工爭取以爲博物洽聞夫老佛諸書六經之賊也遺事外傳史

氏之賊也蕪詞蔓說文章之賊也有王者作將悉取而禁絕之然後讀者得以專其力于聖賢之言精其志于身心之學玩其意于國家得失成敗之數考其實于古今治亂興亡之迹則學正道明書爲有益不然日盛一日世滋一世豈有窮哉案以上諸家所論皆切中羣書浮雜之病而就中李諤則專以文體浮靡言之要之緣情之作未可盡廢但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麗則無妨淫則不可至吳海一議尤爲明快海字朝宗元閩中處士儀封張伯行撫閩刻其聞過齋集行世其末段云欲禁之必自上始使朝廷大臣通經術者會

諸儒講論定其品目其他皆禁之此議則蔡開之亦以爲奇剏難行蓋此事若果得大臣通經術者行之豈不甚善無如其人千載不可得也如歐陽修請刪正義中讖緯幸而其言不行倘行之斯文掃地矣遼史道宗本紀清寧十年禁民私刊印文字明海瑞巡撫應天檄所屬州縣士子不許妄刻書載剛峯集論甚是而亦有未可概論者遼之君臣及剛峯者亦非其人也鶴壽案此條所引吳朝宗議良可爲座右銘至先生謂歐陽修請刪正義中讖緯幸而其言不行倘行之斯文掃地矣是何言歟今案史記趙世家扁鵲言秦穆公寤而述上帝之言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秦本紀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亾秦者胡也譙敏碑稱其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讖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

與京君明則是讖緯始于秦而衍于漢迨新莽時丹書白石金匱銅符海內四出于是劉京謝囂等爭言符命遂遣五威將軍王奇等頒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光武信之以致終東漢之世通五經者反爲外學通七緯者反爲內學當時唯桓譚曰讖出河圖洛書但有朕兆而不可知後人妄復加增依託稱自孔子誤之甚也張衡曰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墨翟事見戰國又別言有益州置在漢世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僞較然宜禁絕之張衡亦云然擧世風行鮮不言讖鄭康成注經所引易說書說皆讖緯之文也卒而魏明帝太和九年詔自今圖讖祕緯及名爲孔子閉房記者一皆焚之晉者以大辟論其後宋武帝大明中梁武帝天監中亦屢禁之而隋煬帝發使四方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有其學然唐初猶存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七緯作正義者摭入焉讖與緯不同緯但依附六經而已讖則尤爲誕妄如孔老讖老子河洛讖尹公讖劉向讖堯戒舜禹孔子王明鏡郭文金雄記王子年歌嵩山道士歌其名目已怪誕則其文可知矣故自隋禁之後今見于隋唐經籍志太

平御覽者僅存其目僅有其文此固魏宋梁隋諸帝之功也宋歐陽永叔上書云唐太宗詔定九經疏號為正義然其所載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古僻異乎正義之名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削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此論極為正當而先生反謂削去讖緯斯文掃地者先生宗仰康成鄭注多引緯書今若刪緯是則鄭也故有此論然而孔賈作疏多引緯書實由康成啟之則鄭亦不能辭其責夫所謂大儒者當世將視以為表率後儒漸染以為典型者也乃鄭氏注禮于郊邱明堂諸大禮亦引緯書以淆亂之昊天上帝天也而以為北辰耀魄寶五帝五行之神也而以為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六天之說怪怪奇奇誠如歐陽公所議先生豈得阿私所好哉至于海剛峯之耿介忠貞可謂卓然自立明代希有者矣而先生以為非其人甚矣先生之辟也

書之猥濫尤莫甚于地理杜佑通典州郡門序目云凡言地理者多矣云云李吉甫進元和郡縣志表云古今

言地理者凡數十家云云詳見十七史商榷

太極圖及先天圖

元板風俗通載鮑君神事汝南鮦陽有于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著繩因持去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麏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起為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置鮑魚者來歷祠下辭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抱朴子亦載此事周濂溪太極圖本陳摶無極圖

四位五行自下而上濂溪取而移其次第自上而下遂爲太極圖且曰無極而太極邵康節取道家所傳先天後天圖以先天爲伏羲卦後天爲文王卦後人遂推尊太極圖凡一切理學書必以冠其首推先天圖爲作易之本原此鮑君神之類也鶴壽案聖人著作豈能有二漢揚雄作太元經以艱深文其淺陋已屬可恥至宋陳摶之太極圖及道家之先天後天圖此不過竊取孔子無極而太極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幾箇字眼以名此圖其所作圖又不過竊取繫辭中語以圖之耳有何奇祕而矜爲獨得乃周子邵子又竊取之變更之以爲理學祕傳誠如先生所譏

七十餘萬日

百年三萬六千日千年僅三千六萬日由孔子而來至

于今僅七十餘萬日以此觀之一日可虛度邪靜時當沈思息慮以養其心動時當勤學礪行以進其德若逐塵勞溷過一日偷安惰空擲一日皆深爲可惜鶴壽案此即惜分陰之謂然至言也古之游者尚炳燭以繼日而況日中乎

窺日覰月

辨析空理如隙中窺日考索故事如廣處覰月此說出于一村師愚謂若能切實用功則廣處覰日矣

罕言仁

論語依朱子所分四百九十七章言仁者凡五十九章計十之一强以天下義理之多仁居十之一强可謂言

之詳矣乃云罕言仁何也想古人于仁亦有一種寂然不動使心常存不放話頭如此方謂之仁至于仁之發見處及以一端一節言者言之甚詳語樊遲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爲仁語司馬牛以其言也訒爲仁語子路子貢以一匡九合爲仁皆非仁之精微及其全體必如無終食之閒違仁方是仁之全功如此者固絕少也宋儒言仁過于張皇說得神奇異常又或窮究到紅爐點雪地位俱太細太高

與顏冉論仁皆成語

僖三十三年左傳臼季曰閒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

之則也昭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夫子與顏冉論仁皆取成語未嘗自吐一言故曰聖人師萬物

克己復禮

孫夢逵字中伯常熟人乾隆壬戌進士官宗人府主事嘗極論朱子于論語克己復禮節數語之閒而兩己字忽作異解殊屬非是豈有下云爲仁由己而上己字乃作私欲解者乎古書克多訓能直是能于己身復禮便是仁耳此說似直截痛快但何晏集解引馬融曰克己約身左傳述楚靈王淫侈感子革諷諫不食不寐數日

不能自克以及于難杜預曰克勝也其下卽引仲尼曰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疏載劉炫云克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于禮如是乃爲仁也是朱子與劉炫合矣夫復性之功在閑情而已明善之道在去惡而已譬如止水爲泥沙所淤則濁明鏡爲塵土所掩則昏治之者但當去其泥沙塵土而清明之本體自見若不加澄汰刮摩而遽欲復其本體將從何處下手下節四曰正指克己而言也惠氏士奇禮說以師氏三德二曰敏德爲卽克己之謂其說與中

伯合惠氏之學專宗漢儒今于克己之說痛詆劉炫然左氏馬融已作此解是特有意與朱子立異予所不取

鶴壽案爾雅釋言云克能也書康誥云克明德此即孫夢遠所據也揚子法言云勝己之私謂之克書洪範云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即杜征南所用也說文云克肩也徐鍇以爲肩任也任者負荷之名能勝此物謂之克也此條訓爲能者相近左傳云得儁曰克此乃戰勝之詞此條與勝己之私亦似乎相近但勝己之私究與戰勝之勝不同然則劉炫謂嗜欲與禮義交戰難以形容今先生所云復性之功一段可謂善于形容矣

回不改其樂樂是樂道

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注明指樂道皇侃云所樂則謂道也弟子列傳引孔安國及衛瓘注皆明指樂道宋人云不是樂貧亦不是樂道鶻鶻突突成何義理下章冉

有云非不說子之道因夫子獨美顏淵故以自解則知樂爲樂道無疑

不至于穀漢人本以穀爲祿

論語不至于穀孔安國注穀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于善不可得言必無及也邢昺本脫去及字日本皇侃疏入中國始得之而彼疏又載孫綽解穀爲祿案陸氏釋文引鄭注解穀爲祿孫說本之鄭氏憲問篇以穀爲祿則此亦當同鄭解實勝孔注但孫意謂三年學足以得祿雖時不祿得祿之道也敎勸中人已下尤爲有味朱子以已意說經乃暗與漢人同

可與適道與唐棣之華爲一章

論語可與適道唐棣之華宋人分二章注疏何晏作一章謂思乃知權道或且笑其妄觀春秋繁露竹林篇詩云棠棣之華云云子曰未之思也云云由是觀之見其指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乃知董仲舒說已如此何晏實本之漢人也適道立權皆須思而後得漢學相承斷不可易宋人臆說豈足爲據端垚案肇解于此章云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并六句爲四句此恐不然說苑權謀篇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此或是斷章取義徑省其辭後人承襲用之肇解遂以爲錯倒爾

雅言執禮

論語雅言詩書執禮鄭注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言執案曲禮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注為其失事正何允云詩書謂教學時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論語詩書執禮教學惟詩書有誦禮則不誦惟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玉藻亦云教學臨文不諱古人行禮皆執本于前按而行之以防遺忘周官太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諸侯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賈疏云書即上文禮書若今儀注詔之使不錯誤即其事也在周公僅為儀注孔子則尊為經在當時雖祝史有司之屬皆所通曉而昌黎

且以奇詞奥旨苦其難讀古今不同如此朱子改正言爲常言既非其解以執爲執守義似正大實非古人執文行事之意

魏志王肅傳注魚豢從隗禧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古人于詩書亦有執文時但諷誦居多若禮則必須執文不可用諷誦鶴壽案曲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則禮亦有時讀之不僅執文而已

無爭

君子無所爭凡事如此學術亦然周公之禮樂孔子之仁義鄭服之訓詁朱陸之性理一而已矣譬如主伯亞

旅通力以治田醯醢鹽梅和齊以成味也惟聖人爲能觀其會通大賢以下各專一美則各出其能以合而明道可也而乃互相訾謷此是彼非入主出奴何其陋也車一器而工聚焉輪人不能爲輈猶輈人不能爲輪也輪者訾輈輈者訾輪車成乎哉鶴壽案必如此方爲通人之論昔人以議禮者爲聚訟若聞此言可以息訟矣

述而第一第二第三章

述而第一章云云須知不難于述而不作難在信而好古也第二章云云須知必默而識之然後可以學而不厭必學而不厭然後可以誨人不倦是故誨不如學學

不如識也至第三章云云愚謂三章實一貫而尤以第三章爲主詳味聖人之言不過一修德講學遷善改過而已矣別無高深微妙處葢默識學不厭即是修德誨不倦即是講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是講學第三章可括上二章

學不厭誨不倦夫子自任非自謙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鄭康成曰人無有是行于我我獨有之也是自任朱子云言何者能有于我也是自謙案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斷無一篇中忽自謙又忽自任之理且

夫子此言孟子公孫丑篇引之而述而則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公孫丑則子貢曰學不厭教不倦夫子旣聖矣然則其言雖同卻非一時之言一是語公西華一是語子貢可見此二事夫子常以自任自任卽勉人也且夫子自言十室必有忠信不如吾之好學發憤忘食好古敏求自行束脩未嘗無誨鄙夫問我叩端而竭其自任屢矣何獨述而篇作自謙解子罕篇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于我哉集解于末句無解者文與述而同解亦同也而朱子云見第七篇則亦以爲自謙矣

狂

今人動輒以不修檢制蔑棄禮法者為狂士此大謬也如阮籍胡母輔之光逸畢卓輩乃正孔子所斥為蕩者狂士聞之羞與為伍何足云狂哉玩孔子云進取者足見狂士心事曾點以一時之功名為不足尚必欲求至于樂天知命中心安仁地位所以有春風沂水一段議論若作曠達看大非矣立志必為第一等人故為進取孟子云考其行不掩正為所志過高所以猝難一一踐其言耳豈真全不相顧妄作大言邪程朱律己至嚴故繩人亦似刻哲宗折柳程子即進而面諍朱子論三代

以下人物幾無一免于譏貶者而于七十子及孟子亦皆有所貶如程朱者誠狂士也鶴壽案狂字之義亦非一解書洪範曰狂恆風若鄭注作倨慢解若阮籍輩并不得謂之倨慢直是喪心病狂耳詩載馳許人尤之衆穉且狂箋云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槩之義疏云論語注稱仰法古例不顧時俗蓋一端不曉變通以常禮爲防不聽歸嘻是童蒙而狂也

物

中庸其爲物不貳物指天地僖五年傳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物指妖祥毛詩有物有則物指五行仁義禮智信中庸誠者物之終始物指萬物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物指萬事大學物有本末物指明德新民惟以人才爲人

物此言起宋以後

生今反古

中庸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烖及其身者也鄭注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攷桓寬鹽鐵論大夫曰通一孔曉一理而不知權衡鄭注本此案其文義似謂今王新政可從古法亦不可變故疏云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生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是也宋人乃以反爲復方鑿圓枘去之遠矣孫星衍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至商

鞅變法乃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又云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中庸之反古之道正言變古解者誤以反古爲復古則孔子祖述憲章皆非邪觀商君書所云反古者未可必非益可證反古即變古矣災及其身非商君而何

辭達而已矣

論語辭達而已矣孔安國曰凡事莫過于實足也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也此注精絶

蛾術編卷八十一終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楙悳校刊

說通二

方

射者發矢必以中的爲善儀禮大射儀下曰畱上曰揚左右曰方鄭康成曰畱不至也揚過去也方出旁也惟學亦然今之學者皆方也求其能不至過去者且少焉況能中的者乎鶴壽案古人每事皆借射以爲比喻而于學問亦然管子曰羿有以感弓矢故殼可得中也又曰羿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感者深得其

妙所以能中的審其高下則無出旁之患矣列子曰紀
昌學射于飛衛以氂懸虱于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閒
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邱山也乃以
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古人之
專精于一藝如是故不至四射而不及于的也豈惟學
射哉制敵亦然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
頃襄王召而問之對曰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
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騶費
郯邳者羅鷟也其餘則不足射者王何不以聖人爲弓
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豈唯
制敵哉讀書亦然法言不云乎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
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今之學者則不然
或沾沾于時藝講章一切鄭注孔疏皆束諸高閣而不
觀是留而不至也或斷斷于是古非今務在博聞廣見
而不知所折衷是揚而過去也又其甚者五經三傳尚
未通曉僅僅招摭詞章而已高談聲韻自詡名流豈非
方而出旁者乎然先
生所謂方蓋不指此

論語鄉黨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注侃侃和樂貌誾誾中正貌先進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鄭注行行剛强之貌朱子于鄉黨不用古注改爲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于先進行行則直用鄭注而誾侃則云巳見前篇朱子此注遠勝孔安國義說文川部云侃剛直也从㐰㐰古文信从川取其不舍晝夜即引論語子路侃侃如爲證言部云誾和悅而諍也从言門聲鄉黨先進篇次相接侃侃誾誾文義正同當無異解何晏于先進誾侃無注則亦以二文同解明矣與下大夫言理當

剛直與上大夫言自應和說孔反以侃侃爲和樂誾誾爲中正殊謬且侃既從古文信又取川流不舍絕無和樂意至誾既从言自有諍義閔子辭費宰諫長府觀其詞氣和說與諍兩層都有則知說文詁訓實勝孔注史記魯世家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徐廣曰洙泗之閒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媿自守故斷斷爭辭索隱云讀如論語誾誾如漢地理志采用史記語而師古注亦云斷斷分辨之意然則誾誾確有諍義朱子本說文改古注確甚至論語冉有子貢侃侃說文作子路此古人不拘處

束脩

論語束脩孔云言人能奉禮皇侃疏以為十束脯邢昺引檀弓少儀穀梁傳為證案曲禮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問子有客使某羞注亦云蓋壺酒束脩及犬也正義束脩十脡脯若無脯則壺酒及一犬穀梁傳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楊士勛疏脩脯也朱子亦從疏說然孔穎達書正義云孔注論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是皇邢疏未得孔意也漢王莽傳自初束修師古曰束修謂初學官之時後漢延篤傳吾自束修以來注束修謂束帶修飾鄭康成注論語曰謂年十五巳上也伏湛傳南陽太守

杜詩上疏薦湛曰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修訖無毀玷注亦謂年十五以上馮衍傳豈得束修其身而已哉注謂約束修身劉般傳束修至行爲諸侯師注謂謹束修潔也鄭康成注束修與孔安國奉禮之義同其意與下章不憤不啟相發疏誤解耳且此字本當作修唐石經作脩則解爲脯矣疑後人所改鶴壽案脩與修非一字脩字从肉許慎曰脩脯也劉熙曰脩縮也腊脯乾燥而縮陸德明曰鍛脯加薑桂曰脩此皆脩字之正義其有借作治者詩抑云脩爾車馬是也其有借作備者周語云修其簠簋是也抹有借作敵者魯語云吾冀而朝夕修我是也又周禮天官云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注云脩掃除糞洒此亦假借字其義皆近於飾則其字皆當从彡唯詩中谷有蓷云暵其脩矣傳云脩且乾也六月云四牡脩廣傳云脩長也攷工記弓人云斲目不

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注云脩猶久也此于脩字之義爲近蓋脩以乾得名無骨者乾則縮而短有骨者乾則狹而長乾則可以久故以脩言久也修字从彡許愼曰修飾也論語云行人子羽修飾之是也鄭康成曰修治也尚書云六府孔修論語云德之不修是也凡修身修道好修前修之修皆當从彡但今經典皆借用肉之脩以致束脩亦有二解若據漢王莽傳字本作修後漢延篤傳馮衍傳字亦作修唯伏湛傳劉般傳皆作誤作脩此則俱以修飾修治解之可也何晏論語注引孔安國曰此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也所謂奉禮者卽奉此束脩耳豈自己謹身好禮之謂哉故皇侃疏曰束脩十束脯也古者相見必執物爲贄表己來至也鄭注謂年十五已上則束一脩之脩自應作束帶修飾解而其字必从彡此亦各立一解可也先生必欲專主鄭注則不得不貶駁孔注無奈孔安國又是傳古文尚書之人不便去貶駁他于是將孔注刪去其下二句若以爲何晏潤色者然而僅留言人能奉禮一句以見孔注與鄭注未嘗不合遂將十束脯之說歸咎于皇侃誤
解耳

遊必有方

曲禮人子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玉藻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與論語遊必有方同

數

論語事君數朋友數何晏以爲速數之數朱子從程子胡氏以爲煩瀆案爾雅釋詁數疾也釋文數音朔疏云謂急疾也祭義祭不欲數賈昌朝羣經音辨云亟數也去吏切又急也紀力切數急義雖大同然經史用此二字亟數數急微有所别據此則數字明係急迫不從容之義好從事而亟失時及孟子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孔安國趙岐皆以數爲急蓋事

君貴信而後諫勿欺而後犯交友貴忠告而善道疾遂進言必不能入改作煩瀆義不如古雖釋言有屢數之訓則數字固有煩數之誼竊以為此當依釋詁鶴壽案亟數之說可以為不自量不知足者戒日日諫諍于君公之庭旦旦奔走于朋友之室豈不取人之厭乎速數之說可以為不得親中交淺言深者戒彼立談之間而遽欲為人卿相傾蓋之交而輒敢論人骨肉是何為者也兩說不可偏廢

喪

論語二三子何患于喪乎孔曰言何患于夫子聖德之將喪亡邪朱子引檀弓喪欲速貧謂喪為失位去國案檀弓秦穆公使人吊重耳曰喪亦不可久兩處注皆云

失位引公羊魯昭公孫于齊曰喪人其何稱朱注較孔解特精

至于犬馬

論語至于犬馬皆能有養集解有二說包咸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人于父母但能有養與犬馬何別此說甚確又一說云人之所養乃至于犬馬不敬則何以別以犬馬例父母有是理乎朱子反棄包說而用後一說非也內則曾子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正義言父母所敬愛犬馬之屬盡須敬愛若以養父母比養犬馬必

無此理鵲壽棄犬馬自然帖人子身上說此不待言者人子養父母而不能將之以敬纔犬馬之不若也余獨怪世之爲父母者懷老牛舐犢之愛存積金滿籯之心種鋤德色箕帚詬誶甘爲子孫作犬馬而不悔豈不可慨也哉

色難

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何晏采包咸曰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爲難也又采馬融曰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爲難耳毛詩凱風疏引鄭注則云和顏悅色是爲難也包馬以色字貼父母說鄭則貼人子說內則柔色以溫之注承尊者必和顏色匡謬正俗引而釋云柔和顏色亦皆以色字貼人子說朱注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

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本之祭義卻與鄭注暗合

無友不如己

論語無友不如己則必友勝己彼勝己者亦以吾不如彼而拒吾則奈何曰此爲初學言之也若學成則誨人不倦何拒不如己之有然猶曰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況初學而可妄乎

體物不可遺

中庸鬼神體物而不可遺鄭注云言萬物無不以鬼神

之氣生正義云此鬼神卽易繫詞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以能生萬物也彼注水火之神生物金水之神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故云體物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此段詮釋道理甚精至伊川晦菴則更暢矣晦菴語錄謂橫渠正蒙說聚散處其流乃大輪回其云散入無形適得吾體卽謝顯道所謂歸根之意其云知死之不亡卽晁與叔所謂所歷者不亡之意不獨他書有形潰反原語也伊川云天地之化生生不窮

何復資于既斃之形既反之氣以爲造化當矣鶴壽案伊川數語方是聖賢之論自古秦王漢武求仙服藥以冀長生毫無效驗古而無死其樂何如唯有此種癡人說出此種癡話皆由不知鬼神體物之故也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顧帝京而忻然臨中流而太息漢武亦明知必死故末云少壯幾時兮奈老何然露出多少英雄氣短兒女情長醜態遠不如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千載下■令人讀之猶勃勃有生氣下視葛稚川陶宏景輩直比三歲小兒耳抱朴子參同契諸書皆言黃白之術十歲得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自謂仰青雲覩白石不覺爲遠矣殊不知人之生也皆乘天地之氣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所謂鬼神之體物也左氏春秋曰心之精爽是爲魂魄或夭或壽皆精氣爲之精氣即鬼神爲之鬼神有二其一爲造化之鬼神其一爲祖宗之鬼神得天地之氣與祖宗之精合精與氣而人生焉及精氣之亡而遂死焉此人所不能自主而鬼神主之者也然此種道理唯聰明之士知之愚夫愚婦則不知焉于是又有造爲輪回之說以蠱惑之者殊不知人之生猶物之生也今年所生者此

草至冬而已枯矣明年所生者則又爲明年之草而斷非今年之草是即鬼神之體物也試問葛仙嶺上句曲山中自晉梁以後曾有稚川通明之蹤迹否讀伊川數語亦可以豁然返矣然則百歲之後遂默默而已乎曰從古竝無神仙唯有著述可以壽世古人著書立說苟其有裨名教無不流傳後世今人終日讀書所覽者無非古人之言語雖隔數千載恍若在一堂之中親其笑貌聞其謦欬而古人自此生矣是故苟著一書足以正人心扶世教爲後人所不廢如伊川鬼神體物之說則此身乃可常存于後世益著述即神仙也豈攝生服食之謂哉若夫稽求訓詁考證是非此不過尋常著述其傳與不傳吾不知之矣

立言之法

禮記曲禮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緇衣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二條可爲千古立言之法祭統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尤足爲碑銘志狀溢美者戒

鶴壽案凡爲碑銘志狀未有不溢美者一則掬孝子之情二則非溢美則文不華藻但須得其方寸耳向覽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不覺失笑當時以門第相誇遂至于張冠李戴作譜者欲爲祖宗溢美而不知其非我族類也

孟子春秋天子之事

孟子未見周禮故北宮錡章不合未見儀禮故與滕文公說齊疏不合而毛大可反據以駁儀禮未見左傳故尹公佗庾公斯倒說趙岐言長于詩書而趙岐未必知孟子故其說水道多誤不合禹貢惟其研精義理不暇于攷證上著工夫所以能卓然希聖爲吾道之干城若其學之最精者春秋也觀春秋天子之事一語與公羊

合與何休合深得夫子作春秋之旨大抵孟子之學雖不屑屑爲專門名家然亦是專一經但于一經中取其大旨不爲訓詁若非于一經中熟精大意焉能一語破的如是

鶴壽案先生稱鄭康成爲大儒故能兼通衆經而以孟子爲專門一經然則孟子反不得爲大儒邪春秋天子之事也有天子之位者行天子之道此事字指道也非指權勢也天子之禮樂征伐不行于天下于是亂臣賊子放有悖逆之事孔子據魯史之文遵天子之道筆則筆削則削直書其事以示天下萬世使天下萬世皆知悖逆之不可爲益取義于天子之道也豈其假天子之權勢以作春秋哉唯孔子無天子之位爲世道人心計又不得不竊取天子之道而書之故有知我罪我之言所謂竊取其義者乃竊比之竊非僭竊之竊也乃何休注公羊遂有黜周王魯之說其注君之始年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是直以孔子爲僭竊矣乃先生猶謂孟子與何休合恐不然也

嫁

釋詁如適之嫁徂逝往也郭注方言云自家而出謂之嫁猶女出爲嫁按列子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于衛

滕

滕訓虛周春引易咸卦滕口說胡文英（字質餘武進人著天下方言攷）以爲不如作儀禮騰羞之騰騰去則空也

徽

爾雅徽訓止姜兆錫（字上均丹陽人）以爲琴製徽止而軫動則徽亦止也愚謂易坎上六係用徽纆係則止矣

居居究究

釋言居居究究惡也郭以爲皆相憎惡也爾雅旣確有明據朱子注唐風羔裘豹褎自我人居居自我人究究缺而不解不知何故鶴壽案此釋訓文非釋言文毛傳云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也孫炎曰究究窮極人之惡王逸曰究究不止貌

少艾

孟子少艾趙注艾美好也疏云說文艾老也長也曲禮五十曰艾是艾誠老長之稱謂之少艾安可乎艾美好者不知何據案曲禮釋文云艾蒼艾色疏云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疏駁趙頗確但說文止云

艾冰臺也疏自造說文妟甚竊以少艾當爲稍盡蒸父母之心已略衰止耳離騷有沛獨擁此幼艾趙解所從出　鶴壽案宋孫奕示兒編云徧攷載籍艾字並無美好之說原孟子之意卽荀子所謂妻子具而孝衰于親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今先生云少艾當爲稍盡其說適與之同殆未見示兒編邪楚辭竦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幼少也艾長也持執長劍擁護萬民長少各使得其命也則楚辭所謂艾卽詩閟宮所謂俾爾耆爾艾荀子所謂耆艾而不可以爲師之艾皆謂老也集注謂楚辭義與此同朱子或不留心于此若先生則務講攷核者非唯不引王逸說以駮正之而反引沛獨擁此幼艾以爲趙解所從出豈王逸注亦未見邪

執熱

孟子引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趙云誰能持熱不以水

濯其手朱子因之案左傳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之于政如熱之有濯濯以救熱何患之有玩此文無執
持熱物意周興嗣千字文執熱願涼杜甫北風詩執熱
沈沈在大雲寺贊公房詩執熱煩何有夏夜嘆詩執熱
願相望毒熱寄簡崔評事十六弟詩執熱露白頭大雨
詩執熱乃沸鼎又有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之芳詩張
救實積薪賦功成執熱韓愈答張籍書洒熱若執熱者
之濯清風也陸龜蒙讀襄陽耆舊傳詩執熱濯清風皆
作甚熱解卽朱子遊百丈山詩執熱倦煩蹈亦以執熱
爲甚熱然墨子尚賢中篇詩曰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古

者國君之不可不執善譬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則趙解其來久矣

折枝

孟子折枝朱子云折艸木之枝趙云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南史任昉傳劉孝標廣絶交論云匍匐逶迤折支舐痔梁書作折枝唐開成六年段成式誤安國寺寂照和上碑云體可折支皆與趙合後漢張皓王龔傳論同折枝于長者章懷太子引劉熙注孟子曰折枝若今之按摩也惟孫奭孟子音義載陸善經注云折枝折艸樹枝此則朱子所本

皇甫持正戒虛張

皇甫湜持正文集答李生第二書近風聲偷薄進士尤甚適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爭爲虛張以相高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此時之大病所當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學者于此當奉爲紳書韋佩鶴壽案魏文帝典論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持正此書固足爲輕薄後生戒但先生此編半是詆諆古人譏彈近士今于篇終忽然引此一條蓋恐此編一出又被後生眈眈然持引之以關其口然是否各隨所見豈能預防之哉

聖門事業圖

李國紀聖門事業圖左圭百川學海以之冠首自敘題乾道庚寅按時朱子年僅四十有一著述尚皆未成名亦未甚重而已有元綱者別自講學著書其自述留心道學三十年則其年必長于朱子生平與朱子絕不往來迹非闢朱子之風而起乃其論道統則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下即接以明道伊川乃知道學自彼時風氣使然朱子特集其成耳學貴踐履不在講也

讀書必有得力之書

惠學士士奇選四書文勸學篇敘有云先王父樸菴先生于前明萬秝末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儕偶家有藏

書手自校讎以故書多善本一日社會名流羣集先王父後至坐中有白鬚老儒卒然問曰子得力何書先王父錯愕無以應也然心善其言退而手鈔左氏春秋及太史公書凡數十通至老且病猶不廢其專如此然則先輩無書不讀尤必有得力之書案恩說可爲後生讀書之法鶴壽案此在蘇長公已然矣其讀漢書也第一次先攬其山川人物第二次再究其制度與章凡閱數次而始讀訖眉山父子學問文章橫絕一時蓋皆恃有得力之書也

諸葛武侯孫思邈語

淮南子主術訓非澹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諸葛武侯語本此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孫

思邈語本此

抱蜀

管子形埶篇云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俗刻房元齡注以蜀爲祠器非也方氏苞云蜀與獨通其說是當從之抱蜀猶致一也此其說雖出于老子而吾儒之所謂誠亦何獨不然

蛾術編卷八十二終

蛾術編跋

蛾術編九十五卷外大父西莊先生遺稿也此書成于晚歲取平時著述彙爲一編分說制說地說字說錄說刻說人說集說物說通說系十門其書囊括經史牢籠百家爲先生生平得意之作先是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榷久雕板行世此獨後出或勸之梓先生曰是編之成一生心力實耗于此當有知我于異世之後者如是者四十年海內咸想望丰采間有采入他書如述庵司寇金石粹編所取說刻殆半其他經史諸書援引甚夥而原書故未刻也歲辛巳于先生文孫耐軒昆季假得此

本繕寫一通求政于今制府陶雲汀宮保保宮保序之飭
本縣鳩工鐫板惜未果行厥後秦君澡石張君吟樓取
承緒所藏本復于沈君翠嶺君故風雅好古嘗彙刻
昭代叢書蒐采極富旋以先生書刊刻行世成有日矣
爲述是編顚末寄之竊謂先生著書不下數十種當世
談經史之學者必屈指先生而是編顧遲之又久幾于
泯沒無傳卒賴沈君之力壽之棃棗倘所謂異世子雲
其在是乎是書也成必有能昌先生之學者則謂先生
之津逮後學實沈君成之也可道光戊戌孟秋外孫姚
承緒謹跋